

兩
浙
名
賢
錄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

空空

宋二

道昌

了一

慧光

嗣宗

慧暉

澤龕

法恭

圓智

普交

知和

介然

瑞仙

圓照

宗杲

了濱

端裕

景元

元英

中仁

曇玩

宗振

惟定

志遠

慧遠

思照

思聰附

思梵

明慧

守珣

思淨

士珪

慧開

淨空

法忠

惟月

從雅

道行

可觀

法如

平山

明辯

王闐

介謹

道濟

居慧

智策

法常

淨真

智圓

智鑑

妙機

曇華

行機

師體

寶印

德光

淨全

祖元

了明

德明

守仁

智操

曇賁

必才

宗回

惟尚

道樞

從璋

彥充

真慈

曇密

妙堪

靈辯

咸傑

智連

有權

善月

善禪師

如琰

崇岳

祖先

普濟

善珍

如珏

大觀

岫禪師

止源

師範

妙義

法薰

道冲

法慈

弘濟

文禮

善繼

水盛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日次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黃葉庵智 絃葦如閩

空空

宋二

道昌

道昌湖州吳氏子。受具遊方。徧參諸宿。後得法。雪峰。遂於淨慈月堂說法。度人一時。以爲寶筏。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

好買草鞋行脚去。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腸聲。

了

了一明州人。嗣法雪峰慧禪師。住臨安徑山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地曰。祇向這裏薦取。

慧光

慧光錢塘人。姓夏侯氏。從慧林深禪師悟入。遂得無碍辨才。說法靈隱。隨機逗漏。影略鼓鑄者。盡成法器。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光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水紫盡知音。光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首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嗣宗

嗣宗徽州人，姓陳氏，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謂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晚居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惟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鬪讓，惟有善權無鬪讓，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鬪讓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人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
湖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

真紅繫驢楸上生芝草。不是雲謁香爐峰。

慧暉

慧暉會稽人。俗姓張氏。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叩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暉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髮似霜。詰之。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後。

澤龕

澤龕寧海人。姓葉氏。矢其願力。建梁王寺塔。塔成。或請作記。以識歲月。龕曰。我自有之。乃取一鐸。朱書二十字。

使垂之絕頂曰此塔記也。乾道中通守趙師夔侍母陳
經行見塔毀欲新之。尋得異夢。向寺僧詢其始末。使取
鐸書以覩。則曰二十世十八姓之僧造塔。遇走小月東
邑之氏脩之。趙母子駭歎。施緡錢百萬。且繪龕像於塔
下祀之。

法恭

法恭奉化人。姓林氏。從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
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
欄。葉聲忽然有省。去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

悉往咨決。出住明州瑞岩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
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
門。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圓智

圓智不知何許人。初依僊法師。荆染因覩蓮燈發明具
變二法。憤南宗之翻天台。往謁元公。舉蘇子瞻東林偈。
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無山無水好愁人。之句。元
爲之印可。後住天竺。稱法中龍象。

曾交

善交溫之萬齡人。姓畢氏。生而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脩懺摩。或問曰。師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從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纒踵門。潭卽呵之。交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文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遂喝。交豁然大悟。乃大笑。潭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邪。交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爲郡僚所強。始開法席。凡見僧來。必叱。

日柳粟未播時爲汝說了他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
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雲雲見桃花且擲一邊山僧
無恁麼間唇吻與你打甚麼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
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賜論昨宵風動寒巖冷
驚起泥牛噴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知和

知和蘇臺張氏子兒時嘗習坐禪堂堂傾父母意其必
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和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然領首。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曰：如何是道。和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筭二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問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和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和竟不

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和出山住二壘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客至忽露爪牙以示武和以傷遣之二虎弭耳而去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跌坐而逝

介然

介然鄞人從明智中立師居南湖然指建十六觀與其徒誓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金人犯明州士庶奔散然獨守觀不去酋騎掠至叱曰汝不畏死耶然曰願力在是誠不忍去酋曰我北歸亦欲效此制作遂強挾以歸後人追思遂以其去日爲忌稱爲定慧尊者塑其像

於觀側

瑞仙

瑞仙紹興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初習毘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仙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日雨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仙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潤。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仙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鑑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索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照

圓照不知其所自出。依天衣懷而悟。時衆爭請轉輪。杭

守陳襄借主南屏二年爲邦人植福無量孝宗召對亦稱爲福慧知尚云雷峰才資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性生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顯省聰崇信並有名。

宗杲

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語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遂往參明教紹理禪師倒心事之嘗請益靈竇拈古頌古及

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果洞達先德微旨。理異之。歎曰。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美蓉首衆。堅爲侍者十年。杲參二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捨去。至真如詰座下。入慶藏主賢蓮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東林。叅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詢禪師。與杲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杲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叅準禪師。準卽湛堂也。杲始至。機辯緣。

橫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杲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杲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杲云。杲上座。我這些子禪。你一理會得耶。杲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叅古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杲曰。未審是甚麼事。準云。你只欠因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時無。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

處事病。杲問曰：某甲向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準泣。杲謂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果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卽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杲先到寺掛搭。叅堂畢，勤方入院。杲晨夕叅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荅云：東山水上行。令杲下語，杲叅及一年。

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座。舉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
是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
告勤。勤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躰
躰處。語杲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
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裡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
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唾。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杲言某甲只據如今得。

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杲在禪木寮，作不羶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杲。杲纔舉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官客飯，杲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叅黃木禪，却倒縮去。杲遂話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與狗看熱油鑪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

乞師垂示。勤默不應。杲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書也。書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杲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杲云：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誦說語話，徵詰之。杲隨聲酬對了，無滯碍。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杲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杲自是縱橫踔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斂衽莫敢撻其鋒。

初杲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杲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爲右丞呂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口大師。女真難，遂渡江南，時勤主雲居法席，命杲居第一座。未幾，圓悟還蜀，杲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尋開講。臨安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

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
陞座。問答未已。復有數僧競出爭問。杲乃約住曰。止。止。
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
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
無量差別言辭。一一言辭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
納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辭。如是
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
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
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

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闍門庭。卽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着。况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它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檢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

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暮拈
拄杖曰橫按鐵錫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一卓喝
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生死絕生死
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眉涅槃旣空喚什麼作眼
中眉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杲室中機緣
渴旋辨肆不可把截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果住徑
山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川
俱入室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杲隨機開悟無所
回互而當時秉釣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遭拈拾毀衣

屏去衢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
子。髮。根。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
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尋。以。朝。旨。住。育。王。復。移。徑
山。杲。之。再。住。徑。山。也。道。俗。欣。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
後。學。不。少。倦。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
寂。孝。宗。聞。之。歎。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諡。普
光。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了演

了演。越州人。少依東山廣化。聽秀禪師夜叅。卽有省發。

後通謁諸示語俱不契乃趨衡陽投大慧禪師宗杲一見許爲法器杲時時語其徒曰若輩如鍼刺窓微見光影耳演乃一踏鳩門兩扇開者也自臨安崇先移住象田繼遷靈隱法席之盛一時無兩學徒雲奏一經指點者積疑宿滯無不釋然當時稱得法大慧而能大振其家風者以演公爲第一

端裕

端裕山陰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隨以機語活人晚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鼓。
西摩耶尼不關。南勝部洲懸燈。北鬱單越黑直饒。向箇
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搥。日百雜碎。作
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

景元

景元姓張氏。温州樂清人。始出家。徧遊叢林。至蔣山謁
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問死心錄。有云。既迷
時。須待箇悟。既悟了。深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
處。建立一切法。元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冥斃。

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元撫傍僧背曰。和尚。你何不祇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威將去也。叢林因號爲元布袋。出世於處州南明。上堂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机。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不取眼。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驪乾坤。如何是馮仰宗。元曰。推

不向前約不向後如何法眼宗元曰箭鋒相敵不相饒
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元居南
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
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
湖遊元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特煞露風骨因作頌
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
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寺示寂於本山

元奘

元奘永嘉人爲嘉福院僧飲酒食肉日與兒童嬉戲市

人呼爲英顛。每見人卽覓酒。醉輒瞑目張拳爲金剛之狀。見者絕倒。夜雖劇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肆。醉卽溺衣上。未嘗幹。濕而了無穢氣。忽一夕徧辭所知。明日跌坐而化。

中仁

中仁洛陽人。出家東京奉先院。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信時。圓悟居天寧。陵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竟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悟。摩口擊。

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并合請問無間
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
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
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
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
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仁拈題仁拈罷頌曰稱鉅術出
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雀上揚州未幾陞座說
法而逝

且看玩

曇玩溫州人俗姓黃氏登年受具編叅藜席回抵鍾山
適朝旨改僧爲道玩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柏自
處久之圓悟被旨居蔣山親至岩所令去鬚髮及悟補
京師天寧與玩同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杓擊鼓頓明
大法凡有叅扣皆對曰莫理會故叢林以莫理會稱之
後住平江西山之明因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應虛出
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謬把山門爲汝開

宗振

宗振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鍾閣倏然契證

有詰之者，振酬以三偈。其末曰：我有一机直下示伊青。
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
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
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
作今朝百拙僧。

惟定

惟定，山陰人。紹興中住景德寺。每陞座講經，輒有野猿
獻果講畢，乃去。以爲常。一日謂其徒曰：庭前桂樹花開，
我將逝矣。其徒出視，桂花忽開五色，急返入戶，定端坐。

瞑目去矣。龕留七日。顏面如生。

志遠

志遠姓呂氏。餘姚人。年十七出家。等慈寺。遍遊諸方。精解天台宗。教高宗嘗詔講於內殿。親爲歸聽。賜師號紫衣。遂爲東南講席之冠。李光陳素張麟趙不搖諸公皆愛重之。年七十卒。龕留五日。顏色如生。荼毘於烈焰中。身不歆。側舌根不壞。

慧遠

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出家。落髮受具。初叅雲巖。

禪師雖蒙印可心未釋然次參圓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於昭覺遠每話請益齊肯峭勁圓悟深器之一日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寮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躲躲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拿遠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悟云机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

送禮拜悟大喜以偈贈遠有舊錄舌轉開根之語
目爲之鐵舌遠自此机鋒迅發無所抵牾圓悟示寂
後始下峽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琊又移婺之普濟
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卽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
舉揚縱奪高於天下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遠偈頌提
喝以往者杲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
并寄贈圓悟所付法衣遠其得旨放歸遠以頌迎之相
遇甚懽杲極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這川藟苴無真無假
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

自此人益歸重。後過南嶽。住於南臺。時龍王璉方廣行。皆月庵高弟。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佛祖殺說。險節。關捩。學者罕到之處。遠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歎伏。璉卽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清鴻。福三寺。受請主虎丘。尋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退居迎照庵。再奉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起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

三十年荒草裡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啣嚙漢。就中
有些子。誓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
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鉄鎚。被他一擊。半
醉半醒。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
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
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
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卽是。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卽是。
一雀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未後
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賊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

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無禪養向爐中用酬法乳於時孝宗皇帝留意空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讚遠真有解向鉢盂走馬之語至遠對御歸以頌記之曰鉢盂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都春遠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於室中机緣尤爲峻險不可湊泊嘗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又僧入室遠起身問更不著布視

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瞻堂速呵呵大笑僧云
伎倆已盡速撫掌一下淳熙二年閏九月上堂說偈曰
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
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而你
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崐崘相呼相喚歸去來
上元定是正月半於時道俗俱疑速當以正月十五遷
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說法如常儀玄素俱集上
亦密遣中使伺速起居皆見速往來如常時迭歸馳奏
齋時侍者與客齋歸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速素蓄一

黑猿踴躍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覆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遠不見。因窺於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床前。遂啟後牖。至榻前而遠已坐脫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薛世頌曰。初折秤鈹。掀翻露布。突出机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思照

思照錢塘人。青年捨俗。志弘正法。徧歷教庠。研究宗乘。申旦熏煉淨業。願比法藏。至刺血書經一字一體者三。十年。時同邑有思聰者。住靈隱寺。晝夜禮誦蓮經。又不

觀念佛已而曰。更兩日。吾西行矣。胸。前。生。蓮。花。是。其。相。也。果。如。其。言。說。者。曰。二。思。乘。願。力。得。生。安。養。始。知。西。方。淨。土。之。不。隔。當。念。也。

思梵

思梵。臨平人。姓湛氏。離俗後。精研禪趣。住覺悟十年。宗風大振。後退處西山。歸雲庵。閉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乾道四年示寂。賜號圓通大師。

明慧

明慧。婺州人。落髮於遂昌之興覺院。初學天台教。績異。

衲子衣叅四明天童智禪師頓悟性宗爲首座講主報願法席未幾往南明建大緣事以禪衲奔奏遂挈囊鉢之永嘉江心寺掛錫西堂郡守請領院事力辭復還南明宴息乾道丙戌冬陞堂說法竟白衆而逝

守珣

守珣安吉州人姓施氏初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往見鑑鑑曰

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
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
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
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
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
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
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上堂。屢轉嶺，住山前。

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
呵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僧問如何是寶中寶珣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
如何是賓中主珣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
是主中賓珣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珣
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
宗乘事若何珣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珣曰
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珣曰珣上座三十年
學得底一日忽語衆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

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潭南。十
月四日。鄭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先
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
與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
要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
請遺。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思淨

思淨。錢塘人。姓詹氏。少捨俗。以弘法爲志。又善丹青。發

願書彌陀像一藏流傳世間以作佛事當時遂呼爲寶
彌陀後居接待寺飯僧及三百萬金人犯北關杖錫詣
賊願代一城之命寇鋒爲之少戢鎬多寶山始皇攬舟
石爲彌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成銘其墓

士珪

士珪成都人姓史氏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
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
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
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柱相似

珪罔措眼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語眼日閉言語珪於言
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
開山雁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
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珪乃就
樹縛屋陞坐示衆云愛間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
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
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
次補江心上堂示衆曰見見之時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兒女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珪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

生珪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沐浴聲鐘。集衆說法。訖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慧開

慧開錢塘人。不知其氏族。生而眇小。初與石霜同叅。作補衲看經二偈。一時義學稱其見性。自黃龍山挾一龍來。止無門洞。開每說法。龍輒蜿蜒松上。垂首諦聽。禱雨輒應。孟琪吳潛鄭清之輩。疏聞於朝。召對問。所以致雨者。荅曰。貧僧無他異術。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上

魏賜金紋伽梨未幾無疾坐脫後身爲中峰明本云

淨空

淨空閩人以其姓氏持戒精嚴行多異跡嘗創精藍於遂昌之大樓巖翼日徙居龍安洞有第四泓號龍井空振錫其側有黃龍出受戒至其巔虎狼蹲踞空叱之曰亟去吾欲居此遂結茆於中存息後歸弋陽白花巖寺未幾入寂寺象塑其身供大殿上歷百餘年忽一夜假夢於其徒欲還本寺乃迎以歸今像猶存遠近遊水旱輒昇像出禱願則輕如一羽不願則數百人昇之堅不

能動鄉人敬信，悉繪像以祀之。

法忠

法忠，四明人，姓姚氏。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直至龍門，覲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

處出遊道俗望塵而拜。後住黃龍牧庵。上堂示衆。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楸。十種言。萬種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凸八凹。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忠堅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忠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惟月

惟月諸暨化城寺僧也。明律學。日惟念佛。百八不去手。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見阿彌陀佛。紫磨金色。身高八尺。住在空中。引手相接。言訖而逝。

從雅

從雅錢塘人。遺其姓氏。精於天台止觀。不輕授人。曰。言清行濁。聖賢所呵。居平禮誦。口不絕聲。體不離地。楊傑貽所撰安樂國贊。雅益以九品圖刻於淨住院。卒之日。感異香。天樂來迎。始知其果生安養也。

道行

道行處州人俗姓葉氏初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
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後住衢州
雪堂再徙國清上堂黃梅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
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
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
爲義行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
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
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未

幾示疾索筆書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結跏坐脫。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纍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可觀

可觀秀州華亭人。姓戚氏。年十三剃落。宗天台教。禪寂。觀空。雙眉不舉。所居蕭然。無長物。後歸當湖。住德藏寺。鑿山月池。構松風臺。以自怡。因號曰竹庵。淳熙九年。無疾端坐而逝。世壽九十有九。塔在德藏西北隅。爲築城。

所夷。知縣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又梓其所著楞嚴補註及山家義苑等書以行。

法如

法如台州人。姓胡氏。依護國端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因拜。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拜所未證。即白。

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
曰向汝道大人爲汝說法後住南康雲居上堂云一
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
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
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
澆蔬五老前

平山

平山處州王氏子生自梵僧中來得法及庵信居於淨
室食不厭粗糲寒暑衣大布而已四住名利獨新淨慈

據視揮塵學徒萬指高麗遺幣來迎僅得四會錄而去

明辯

明辯安吉人姓俞氏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顛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扇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辯。默。有。所。辨。卽。起。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後歸鄉里住道場正堂上堂舉僧

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辯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一旦鼈頭忽擎出辯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
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懔懔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
話桶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
香雲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
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
杖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
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

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式
儼然跌坐而逝火後收重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
山

王闡

王闡慈谿人家世業儒舉進士不得志遂以居士服禩
泰講席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綜覽晚年述淨土
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因自號曰無功叟紹興十
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乃沐浴及夜而南
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一百八粒

介謹

介謹温州張氏子得法天寧卓禪師住慶元育王謝知
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
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
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國家無事
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謹性剛毅泣衆
有古法時以謹鉄面稱之

道濟

道濟天台人。母夢羅漢入室而生。後出家淨慈。風狂嗜酒肉。與市井浮沉人稱濟顛。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或贊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紀實云。

居慧

居慧安吉人。姓吳氏。嗣法天寧。住本州道場山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慧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

不知便下座。

智策

智策天台人。姓陳氏。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園。清謁寂室。光洒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策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策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

牛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策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左策曰東家所生西家所罵牛曰斬然超出佛祖也日趨家一麟足矣後住徑山之塗毒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匙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文祭之策

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法常

法常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初依長沙華嚴元軾。下髮徧遊叢席。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謂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嘉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日。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

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
笑寥寥空萬古。風旣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
栩栩。斑斑誰跨。豐于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
目送鴻飛去。

淨真

淨真嘉興人。亡其氏族。嘉熙三年。錢塘江塘坍塌。民將
魚鼈淨真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
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拍天邊。
投於海三日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

塘不復崩矣。語訖復入於海。安撫與民感德，具述其事聞於朝，勅賜護國真法師，立祠於杭，名曰會靈。

智圓

智圓者，天童交禪師法嗣也。住慶元蓬萊，三十年。足不踰戶道，俗尊仰之。嘗有偈曰：新縫布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智鑑

智鑑，滁州人，姓吳氏。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怙恃，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卽

器之後。遜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後住明州雪竇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妙機

妙機仙居人。姓陳氏。母初娠。夢有神僧告曰。當生賢子。至生。有奇相。落髮事雙林昌。後歸林下。通判章憑因行。懸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鉄成金。如何是机。曰。百發百中。章尊事之時。簡堂行機操行。尤峻。與之齊名。時號大

机。小机云。

曇華

曇華，蘄州人，姓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學。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華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塢，有僧傳華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揚岐脉正通。其歸重如此。後住明州天童，上堂云：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暮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筵，淋惡芋，壓費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華於室中，最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華，居處為二甘露門，傳說

弟子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蜿蜒總窟。平屋。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行機

行機。台州人。姓楊氏。風姿挺秀。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芽蘆。出應筵山。乃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村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糜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蘇州

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康然夷杖而去。登座說淺云。圓通不開生藥。銷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着通身冷汗流。後住國清簡堂。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見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俱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齟齬前敲磬。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

人知

師體

師體台州羅氏子得法護國元禪師住焦山或庵上堂
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
宜乎惡水驀頭澆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
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何如品弄體曰鐘
作鐘鳴鼓作鼓響室中嘗舉茗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茗
帚柄髣髴赤班蛇衆皆下語不辨有僧請益體示以頌
曰依稀茗帚柄髣髴赤班蛇棒下無生忍臨机不認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樂翰別郡將及諸法侶夜半
書偈辭衆曰鉄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
擲筆而逝

寶印

寶印嘉州人姓李氏幼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論既盡其說棄去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密舉僧
同巖頭起其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印啟悟首
肯會圓悟歸眼覺密遣印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
諸聖以何接人印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的作麼生是

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
後至徑山謁大慧慧曰甚處來印曰西川慧曰未出
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印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極
室延之慧南遷印乃西還後再出喚住保寧金山再遷
雪竇後於徑山開筵說法上堂三教諸佛以一句演百
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秭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
無秭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
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
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頭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

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孝宗欽其道風。遣使召對。
選德殿。稱旨。每人輒賜扇。具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
遣使馳賜。命印作序。未幾乞退。得請庵居。紹熙元年十
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
到渠成。歸索筆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
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
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賜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充。

德光

德光臨江軍彭氏子。初依光化吉禪師。落髮受具。一日。

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
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謁。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
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
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枯棒
劈脊。打出光。於是。有省。後調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
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在座。下大
慧室中。忽問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
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
瓦解水消。初住台之光。孝後遷慶元育王。上堂。臨濟三

遺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與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意氣衝斗牛。一踏鴻門兩扇開。孝宗皇帝嘗詔入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峰東庵。

淨全

淨全越州人。姓翁氏。初叅大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之。全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得法後。住慶元天童。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全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太山。

祖元

祖元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机辨。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覩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峰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出任雁蕩。能仁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

了明

了明不知何許人。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崎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旣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數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麩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

明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尋奉詔住育王。明嘗在座下，明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喏。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喏而退。杲每語明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頗多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奏，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明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鉄圍山倒走。後奉詔繼。

妙喜講席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明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遙望明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視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明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明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言。聞卿捨蘇州一莊於徑山。朕當爲蠲免租賦。和王謝恩。歸次。

日以書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於二日前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莊謀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明於緇素有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以爲布袋和尚再出云

德明

德明姓顧氏鹽官人詩僧守璋之弟子也明獨刊落文

字精研禪要。紹興十八年入徑山。叅真歇了禪師。相與問證。後因覩爲溜。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四方義學。因號爲竹節和尚。乾道三年無疾卒。

守仁

守仁上虞人。初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唱一唱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側身。作避箭勢。忽大悟。後住長蘆。且庵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

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錢。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智標

智標姓朱氏。鹽官人。感夢爲僧。叅賢首宗教。紹興間住常州華嚴院。時歲亢旱。太守請之祈雨。晷日中祭龍而龍見。拏雲噴霧。應時雨澍。歲乃有秋。孫尚書覩爲文記之。後以寒食日說偈而逝。建塔審山之陽。

曇賁

曇賁永嘉人。遺其氏族得法育王。講禪師。初住江心。所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
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
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四明太
守以雪竇命賁主之賁辭以偈曰閻籃方喜得抽頭退
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後
出世台州萬年未幾卒於本住

必才

必才遺其氏族祝髮苦行掩關十年入潤公性具之室
日勤懺演著妙玄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踰百尺台宗

之領袖也。

宗回

宗回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恐住南劍州西巖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回語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畢跌坐而逝。

惟尚

惟尚姓曹氏鹽官人少祈佛出家禮慶善元辯爲師。

叅叢林得法於英善照，勤辯於新黃龍，退居冥坐，慕處與世相絕，郡邑請住聖壽禪院，院本雪峰結庵故地，剏榛蛇虺，人莫敢居，尚住八年，剏立殿宇廊廡，爲之一新，尋謝歸舊隱，卒年六十有七，塔於院之西偏，張無垢先生爲作記。

道樞

道樞，吳興四安吳氏子，道場慧禪師之法嗣也，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樞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芬。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棹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聊上爲之首肯。數四。一日上堂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藹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從瑾

從瑾永嘉人南溪鄭氏子初依資福圓辯問義因宿龍
翔聽竹庵夜叅退而歎曰一經一論非吾志也亟走直
闖見西禪佛智言下未辨復歸龍翔依心聞答一喝分
賓主話曇賁可之自此生機頓發妙用縱橫心聞住長
蘆瑾分座接納出世於儀真靈巖心開以無示所授長
靈衲衣付之爲信史文惠問心聞得宗門骨髓者爲誰
聞曰瑾見地明白輔以英銳之資老僧不逮也文惠遂
請瑾住象山智門香燈院後移雪竇隱靜天童雁山能
仁龍翔凡十一刹每住不過三年輒舍去曰古人戒宿

桑下畏留情也。退居鹿園庵，晚不復出。年八十四，書偈而逝世。稱雪庵禪師。永嘉名僧，前後非一。惟無示心聞雪庵三世師傳接武，繼響振撼諸方，垂七十年。

彥充

彥充於潛人，姓威氏。幼依明空義堪禪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敲嚼充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所見，正坐鑒覺中，充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颯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

似黠有所覺曰。打草豈要驚蛇。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充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充擬開口。驀被欄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些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鉄。林然之後。住淨慈肯堂。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後示寂。塔於寺之南庵。

真慈

真慈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徧游講肆。聽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雜。今者。安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遠裏撥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慈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掛搭時。正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慈隨聲便喝。以手指殿。曰。佛亦是塵。慈復頌曰。撥塵見佛亦是塵。問。下。下。

直下翻身。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得法後。
住婺州。智者元庵。嘗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則
寶崑崙。往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
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曇密

曇密天台盧氏子。初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金
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巖一。此庵元大。闢留東西。履
無省發之。南泉教忠。情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昇悟。遂
偈呈忠。忠舉玄妙。承徹語。語之無滯。忠因。子左可見妙。

喜矣。即辭往梅楊。服勤四載。得法後。住淨慧混源。上堂
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
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
夫。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談有也。須斬爲三
段。室中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密。曰。平地
撈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妙堪

妙堪四明人。姓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庵
道欽。受釋氏學。叅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叅無用。

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堪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堪以坐具便搥無用曰這僧敢來這裏持虎鬚叅堂去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篋劈口便打堪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領之久之傳香辭去西遊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穆光孝乙亥大旱禱兩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堪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於朝得旨仍舊乃已未幾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堪議合十寺爲大刹

築壇以闡毗尼。朝命徒虎丘。領雪峰。三年陞住靈隱。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卽俾住持堪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穢矣。奏聞其議。遂寢。詔徒育王。興建居多。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未幾示疾。書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擊碎大道坦。然置筆右脇而逝。

靈辨

靈辨義烏人。居苦竹庵。一几橫經。一瓶貯粟。蕭然四壁。苦行二十年。日誦法華經。存羣鹿。踰戶外竊聽。自是一

山遂無虎患。尋往錢塘。從學般若。若掛錫喜鵲庵。永幾徧。舜同侶曰。某將歸矣。人謂其將還苦竹也。方相率以送。辨忽歛足而逝。聞維得五色舍利。大者如豆。

咸傑

咸傑。福州人。姓鄭氏。母夢廬州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孤硬難入。屢遭呵責。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荅曰。破砂盆。庵頷之。贈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却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出世衢之烏巨。上堂舉金

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傑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管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尋奉詔住徑山。晚遷靈隱。後示寂。塔於中峰。

智連

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人。學於國。照梵光。嘗與宏智登千佛巖。智曰。聞四明講教。言空中有相。光曰。謾然。智以

手指太虛曰。本無一物。其相安在。連拈山川樓閣。此諸
佛像。復是何物。智服其言。後居南湖。史太師與游。問曰。
師於禪律。能貫通耶。連曰。氷泮雪消。固一不二。又問華
嚴般若。何支離。連曰。支離所以爲簡易。賜號靈覺大師。
隆興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逝。樓鑰評之曰。心大而行密。
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徑。不可測也。
有權

有權。臨安昌化人。姓祁氏。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
裕於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

法問之。權久而有省。荅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權感悟。作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瀾。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他日子尚據此。呵佛罵祖去。權自此埋藏頭角。益自韜跡。游歷湖湘江。湖十餘年。依應庵於歸宗。叅大慧於徑山。無慮住道場。招權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後住常州華藏伊庵。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麤。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着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獼猴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話路。用切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撮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抵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着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寂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

善月

善月字光遠定海人母夢月入懷而生後出家遂名善月蓋古佛名也居南湖問如來不斷性惡之論有省史太師以月波處之學者雲集晚居上竺史忠獻問曰欲何能斷曰日遠月忘或問以安心曰心原不動又問法華經藏曰當處全彰晚年著論不輟有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等書天台之學以月爲冠

善禪師

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登臆仕。善生統緒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徧參諸宿。時佛照光唱道鄖山。善性參禮。以風旛語直箭機鋒。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鉄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刹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聚集。善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上

堂云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撓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鉢。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遠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善生平善誘。未嘗厲聲色。一經指授。輒神馳心悟。皆克然自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後設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

如琰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絕倫。得法育王光祿師。住餘杭徑山。嘗作維摩讚偈曰。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崇岳

崇岳處州龍泉人。姓吳氏。素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性堂。稱蔣山應庵。爲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片。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岳云。鏡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岳有省。應庵大喜。以爲

法器說得勅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宿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木庵云琅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庵微

笑而已。岳切於寃畢，至忘寢食。密庵移將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庵遷靈隱，遂分座。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云：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間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榔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開一揆一揆，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

者。應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携泉帶月歸岳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退居東庵。未幾示疾。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同指。脚底履遊。世壽七十有一。僧夏四十。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

祖先

祖先廣安黃氏子。天童傑禪師之法嗣也。工夫穩實。見地分明。嘗分座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番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摩持。傍火語。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

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普濟

普濟明州奉化人得法徑山琰禪師住靈隱大川嘗纂脩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善珍

善珍南安人姓呂氏年十三依崇福南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臨安受具足戒誦妙峰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後以朝命出世徑山上堂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

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這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老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以故。變錢成金。易變金成錢。難嘗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慈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着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紹興丁丑五月中。示寂。世壽八十有三。

如珏

如珏。婺州人。天童智顛之嫡嗣也。得法後。出世臨安極山。號荆叟。禪師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珏荅曰。爛冬瓜。乃

示以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
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大觀

大觀字物初、鄞縣橫溪人、姓陸氏、初參北磻於津慈愷
旨、與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去、
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達磨、白
日青天、開着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
泥入水、却道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長記、
每異好肉、剝磨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既虧世

正源

正源歐陽文忠公之裔也得法虛谷陵禪師智開講肆
燭無不照每答辯難如解堅木屑飛皆成珠玉聆其聲
欬者雖貢高之士無不心折方鎮迎蒞五刹遠近慕化
晚居靈隱一夕火發源正念攝持神相所居獨存不燬
聞者以爲異旣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夢生舍利

師範

師範蜀之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其師授經書過目
成誦登具後次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

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因謂佛照於育王佛照問曰何處人範曰劔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貲難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還住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荅之範於待傍聞之豁然從來凝滯如水自解後遷居雪竇被旨移育王未幾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範補處召對政殿稱旨賜金闌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

簾聽之賜號佛鑑禪師。淳熙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呀。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執筆書偈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

妙義

妙義不知何許人。歷方外。晚住上虞之象田。寒暑一衲。

不易不洗未嘗垢穢人以此異之。紹熙元年三月忽與鄉人語別曰吾將遠遊矣。俄捉筆書偈遂趺坐几上現三昧火自焚而凡不壞。

法薰

法薰眉山人姓彭氏幼從寶院智明出家具戒後遊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原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薰名由是大著聞穹窿破庵道望遂往依之破庵一見許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薰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

眼撞着火柴頭破庵奇之。每於日用語感處，故起其益。薰於是決志依歸，隨時叅扣，與無準範日相激勵，尋幾去。徧遊諸老門，見雪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克華藏遜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蘇之高平寶慶初，遷淨慈次遷雪隱上堂示衆云：但得本，莫愁末。喚恁麼作本，喚恁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的，是我同叅。寂年七十五，臘五十三。

道冲

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禮公。落髮，初習經論，尋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曹源生出世於妙異，冲聽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齋，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依於源，岳於靈隱，尋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時多歲歉，忍飢行道，行乞，養士十三年，無倦色。詔住天童，衆集如海，法度脩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

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
王用不着。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着。雖然如是。用不着
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二年。有旨移靈隱。而世流
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未幾。育王笑翁嚙
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昇付。召冲隱所。使者三返。
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無何。疾作。侍僧以遺偈請。扈
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
直下承當。言畢。存腸而逝。

法慈

法慈上虞人。出家長慶寺。博通內外典。尤精禪觀。所居
多花木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多往遊焉。慈延納無倦。
餐其禪味者。無不留連。竟日。嘉泰初。忽請客。令其侍者。
解往行在所。請給僧牒。語曰。宜速回。比還。令速具湯。湯
畢。易衣坐。其徒往視之。目已就瞑。亟呼曰。和尚。幸自得
恁好。何不留一頌子。慈曰。不早道。我今寫不得也。嗣法
云。其當代筆。遂張目。大聲云。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當
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一點雪。師歛目而逝。

弘濟

弘濟住普福寺學博律嚴融通玄理定中恍見智者授
犀如意已而龍象馴擾懺感雨花呪沙散處鹽官海畔
爲之不已

文禮

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之麓因又號
天目云生六歲携筐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者誰耶
遂有離俗志年十六依真相寺剃落叅淨慈混源不拜
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你主人公
禮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旛動這僧如何禮

云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其處見祖師禮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天竺。嘉定五年。開法臨安慧雲。旣而還溫之能仁。未幾歸西丘。奉詔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笙簧。東海烏鷗話。學者擬議。禮輒督牙。三下。莫有奏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因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乃作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帶。燕子銜將水際飛。佛光法照首依禮於梁渚。禮令往。

下竺叅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叅尋有驚山諸
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肯於今亦倦譚揀
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曉風吹落殘紅片休
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爾不絕禮尤遠於易乾淳
諸儒大開道學禮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狗悅
也朱晦庵問母不敬禮義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
師荅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
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禮所闕
五剎通不遇八九年而得聞之歲月多迢遙於梁渚之

西丘羣祐泰叩無異領衆時也將示寂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輩稱二甘露門云

善繼

善繼不知何許人母夢神授自蓮而生蓋永明壽禪師後身也長治春秋歎曰此身終壞即寫壽因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歷情法華做每多感應四方豪俊執經輪下者常數百人後住集慶於池深

木寒處脩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曇積

水盛

水盛不知其所自來，掛錫妙果，遇孤舟濟力，參求悟如。
敵萬人，如上逆灘，至如透水月華波，搖不散而消印之。
始居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縱橫分合，彌
亘山谷。